# 目录

血字的研究\1

波希米亚丑闻\111

红发会\137

蓝宝石案\165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字的研究

我曾经是一个军医，参加过阿富汗战争。那次战争没有给我带来升迁和荣誉，却给我带来了不幸和灾难。在这次战争中，我的肩骨被枪弹打碎，锁骨下面的动脉也被擦伤了。在后方医院养伤的时候，我又染上了可怕的伤寒。一连好几个月，我都是昏迷不醒、奄奄一息的。当我终于恢复神智后，身体非常虚弱、憔悴，不久便被送回了英国。

在英国初期，我靠着政府发放的补贴，在市中心租了一间公寓，过着既懒散又无聊的生活，往往是钱一到手没多久就花光了，大大超过了我负担的能力。这使我恐慌起来，我决定彻底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另外找一个不太奢侈而又花费不大的地方去居住。



## 案情内外

阿富汗战争：15 世纪以前，阿富汗是欧洲、中东对印度和远东进行贸易、文化交流的中心。1747 年，阿富汗人民赶走波斯侵略者，建立了统一的国家，19 世纪成为英帝国主义和沙俄角逐的场所。1838—1842 年，英国发动的第一次侵阿战争失败；1878 年，英第二次侵阿并与阿签订《甘达马克条约》，阿丧失外交权。1919 年 5 月爆发第三次英阿战争，8 月英国承认阿独立。






就在我打算这么做的当天，我在一家酒吧门前碰上了斯坦弗——我的一个朋友。他很惊讶地问我："你近来干些什么？怎么看起来面黄肌瘦，只剩一把骨头了。"

我向他叙述了我的经历。听完我的不幸遭遇后，他怜悯地说："可怜的家伙！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我想重新找个住处，"我回答道，"租几间价钱不高而又舒适的房子，但不知道能不能找到。"

"真奇怪，今天你是第二个对我说这种话的人了。"斯坦弗说，"今天早上，有一个在医院化验室工作的人还对我唉声叹气，因为他找到了几间好房子，但租金太贵，他一个人又租不起，也找不到人和他合租。"

"好啊，"我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倒很想和他住在一起。"

"你还不知道歇洛克·福尔摩斯吧，"斯坦弗望着我，"否则你也许会打消这个念头了。"

"为什么，难道他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吗？'我问。

"我不是说他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斯坦弗说，"他只是有些古怪而已，他似乎总在孜孜不倦地研究一些科学。不过，我一点儿也摸不清他在钻研什么。他研究的东西非常杂乱，不成系统，并且很离奇。但他却积累了很多稀奇古怪的知识，那足以使某些教授感到惊讶。"

"你没问过他到底在钻研什么吗？'我问。

"没有，因为他从不轻易说出心里话，虽然他高兴的时候也会滔滔不绝。"斯坦弗说。

"我倒很愿意见见他。"我说，"现在我身体还不太好，受不

了吵闹和刺激。如果要和别人合住，我宁愿跟一个好学而沉静的人住在一起。我怎样才能见到他呢？”

“他现在一定是在化验室里。”斯坦弗说，“他要么几个星期不去，要么就从早到晚在那里。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坐车一块儿去见他。”

在我们前往医院的路上，斯坦弗又对我说：“我只是在化验室里偶然碰到过他，对他的情况略微知道一点儿。如果你和他处不来可不要怪我，到时候也别叫我负责。”

“如果我们处不来，散伙也很容易。”我盯着斯坦弗说道，“我看，你对这件事好像不想管了，其中一定有缘故。你就说出来吧，不要这样吞吞吐吐的。”

“福尔摩斯这个人太科学化了，几乎到了冷血的程度。”斯坦弗说，“有一次，他拿一小撮植物碱给他的朋友品尝。当然，这并没有什么恶意，他只不过是想了解这种药物对不同人的效果。而且，我认为他自己也会一口把它吞下去的。”

“这种精神也是对的呀。”我说。

“这还不算什么。”斯坦弗说，“更过分的一次是，他甚至在解剖室里用棍子抽打尸体。我亲眼看见过他抽打尸体，他说是为了证明人死以后还能造成什么样的伤痕。”

说话之间，我们就到了一所大医院。我们下了车，走上台阶，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到了化验室。化验室是一间高大的屋子，里面杂乱地放着许多椅子，还有几张又矮又大的桌子，上边放着许多蒸馏瓶、试管和一些闪动着蓝色火焰的小小的灯。

化验室里只有一个人，正伏在一张桌子上聚精会神地工作




着。听到我们的脚步声，他回过头来看了一眼，然后跳了起来，欢呼着："我发现了！我发现了！"只见他拿着一枝试管兴奋地向我们跑过来，"我发现了一种试剂，只能用血色蛋白质来沉淀，别的都不行。"

"福尔摩斯先生，这位是华生医生。"斯坦弗介绍说。

"您好。"福尔摩斯一边热诚地说，一边又使劲握住我的手。他的力气之大简直让我不能相信。他接着说："看得出来，您到过阿富汗。"

"您是怎么知道的？"我吃惊地问。

"这没什么，"福尔摩斯格格地笑了起来，"现在我们要谈的是血色蛋白质。您一定看出我这种发现的重要性了吧？"

"从化学上来说，无疑是很有意思的，但在实用方面……"我说。



## 案情内外

冷血动物：动物可分为恒温与冷血两大类。人类属于恒温动物，正常体温为 37 ℃。但是鱼类、冬眠动物、浮游生物、小球藻、四膜虫等简单生物，它们能在－10 ℃到 100 ℃左右的环境温度下生存，因为这些动物和植物都具有随环境温度变化而改变它们的膜质成分的本能。例如金鱼，当温度下降时，其膜磷脂的饱和度随之增加，反而使体内温度提高。斯坦弗在这里所说的福尔摩斯的"冷血"，意思是说福尔摩斯待人不够热情，态度非常冷淡。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先生，这可是近年来实用法医学上最重大的发现。”福尔摩斯说，“这种试剂能使我们在鉴别血迹上万无一失。请到这边来！”他拉住我的袖口，把我带到那张桌子的前面，“咱们弄点鲜血，”说着，他用一根长针刺破自己的手指，并用一枝吸管吸了那滴血。然后，他又把那一点儿鲜血放到一公升水里去。

“您看，这种混合液与清水没什么两样。”福尔摩斯说，“血在混合液里面所占的成分还不到百万分之一，但我确信还是能够得到一种特定的反应。”说完，他在混合液里又放了几粒白色结晶，然后加上了几滴透明的液体。很快，溶液就呈现出暗红色，一些棕色颗粒慢慢沉到了瓶底。

“您看怎么样？”福尔摩斯拍着手，兴高采烈地像刚拿到新玩具的小孩子，“过去用来检验血液的方法都不太好。但这种新试剂，不论血迹新旧，都一样会发生作用。

“许多刑事犯罪案件往往取决于这一点。罪行发生后，也许几个月才能查出一个嫌疑犯。在他的衣物上，或许会发现有褐色斑点。但这些斑点究竟是血迹、泥迹、铁锈或果汁的痕迹，还是其他什么东西呢？这个问题让许多专家都感到为难，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没有可靠的检验方法。

“现在，有了歇洛克·福尔摩斯的检验法，就不会有任何困难了。要是这种试验方法能早些发现的话，世界上许多逍遥法外的罪犯早就受到法律的制裁了。”他说话时，两眼炯炯有神，一只手按在胸前，并鞠了一躬，好像是在对许多正在鼓掌的观众致谢似的。

看到他那兴奋的样子，我不禁说：“我向你祝贺。”

“谢谢。”福尔摩斯把一小块橡皮膏贴在手指破口处，笑着

对我说，“我不得不小心一点，因为我常常和毒物接触。”他伸出手来给我看。我看见他的手上几乎贴满了橡皮膏，并且由于强酸的侵蚀，已经变了颜色。

“我们到你这儿来有点事情，”斯坦弗说，“我这位朋友要找个住处，因为你正在找人合租，所以我想可以给你们俩介绍一下。”

听了这话，福尔摩斯好像很高兴，他说：“我看中了贝克街的一所公寓式的房子。但愿您不讨厌强烈的烟草气味。还有，我经常搞一些化学药品，偶尔也做试验，您不讨厌吗？”

“决不会。”我说。

“我还有什么别的缺点呢？”福尔摩斯沉思着说，“对了，我有时心情不好，一连几天都不开口。这时，您不要以为我生气了，听之任之，我很快就会好的。您有什么缺点吗？说一说吧，在两个人同住之前，最好能先了解对方的最大缺点。”

## 案情内外

小提琴：弦乐器的一种。源于16世纪欧洲早期的四弦琴，通过琴弦振动发声，音域至少三个八度，琴身由木材制成，琴弦则由纯钢制成。它的长度是多种多样的，但琴身常在36厘米左右。现代的管弦乐团通常有大约24把小提琴，分成第一小提琴和第二小提琴两个部分，在演出中小提琴的任务要比其他任何乐器都重。它们的发音清澈脱俗，经常与其他乐器形成鲜明对照。在室内乐、民谣乐、爵士乐等领域，小提琴同样散发着迷人的魅力。




“我的神经受过刺激，最怕吵闹。”我不禁笑起来，“每天不一定什么时候起床，而且非常懒。目前主要的缺点就是这些了。”

“您认为拉小提琴也算是吵闹吗？”福尔摩斯又急切地问。

“那要看拉提琴的人了。”我说，“如果拉得好，那就像仙乐一样动听；如果拉得不好……”

“啊，那就好了。”福尔摩斯高兴地说，“如果您对那所房子还满意的话，这件事就算谈妥了。明天中午，您先到这里来找我，然后我们一起去看房子，把事情定下来。”

事情就这么说定了。他继续做他的试验，而我和斯坦弗则一起走出了医院。走到外面的时候，我问斯坦弗：“真见鬼，你能告诉我，他怎么知道我到过阿富汗呢？”

“这就是他特别的地方。”斯坦弗意味深长地说，“很多人都想知道他到底是怎么看出问题来的。你一定得研究研究他。但你会发现，他是个难以研究的人。我敢担保，他了解你要比你了解他高明得多。再见吧！”

“真是有趣极了。”我对那位新结识的朋友更感兴趣了，“很感谢你把我们俩拉在一起，再见！”然后，我向我的公寓走去。

到了第二天约定的时间，我和福尔摩斯一起去他所谈到的贝克街二二一号看房子。这所房子有两间卧室和一间起居室，还有两扇宽大的窗子，室内陈设也很不错。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这些房间都让我们感到满意。所以，我们当场就租了下来。接着，我们又很快把各种东西搬了过去，就这样逐渐安定下来。

福尔摩斯是个相当奇特的人，他的相貌和外表，一看就足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以引人注意。他身高六英尺多，身体非常瘦削，显得格外颀长。他目光锐利，再加上细长的鹰钩鼻子，显得格外机警、果断。他下颚方正而突出，说明他非常有毅力。虽然他的两只手沾满了墨水和化学药品，但动作却异乎寻常地熟练和仔细。

几个星期过去了，我对福尔摩斯有了一定的了解。他并不是一个难以相处的人。他生活习惯很有规律，每晚一般在十点之前就睡觉，早上又早早起床出去了。有时，他整天都待在化验室或解剖室里。当他高兴工作的时候，显得精力旺盛，没有人能比上他。但他也常常整天躺在沙发上，从早到晚，一言不发，一动不动，眼里闪出一种茫然若失的神色。要不是他平时生活严谨而有节制，我真要怀疑他服用了麻醉剂。

## 案情内外

哥白尼：1473—1543，波兰天文学家、近代天文学的奠基人。他经过长期的天文观测和研究，创立了更为科学的宇宙结构体系——日心说，从此否定了在西方统治达1000多年的地心说。哥白尼著有阐述日心说的《天体运行论》，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在日心说中保留了所谓“完美的”圆形轨道等论点。其后开普勒建立行星运动三定律，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以及行星光行差、视差相继被发现，日心说才建立在更加稳固的科学基础上。

正如斯坦弗所说，福尔摩斯对某些方面研究工作的热忱是




惊人的，在一些稀奇古怪的知识领域内，他学识异常渊博，往往出语惊人。然而，他做这些研究，既不是为了获得科学学位，也不是使他能够进入学术界。

福尔摩斯也有知识贫乏的一面。对于现代文学、哲学和政治，他几乎一无所知。我曾对他说起一些著名的文学人物，他竟然傻傻地问我他是干什么的。最使我惊讶的是：他竟然全然不知道哥白尼学说以及太阳系的构成。在十九世纪，一个有知识的人居然不知道地球围绕太阳转动的道理，这简直令我难以理解。

“你好像感到很吃惊。”看到我吃惊的样子，福尔摩斯不禁微笑道，“即使我懂得这些，我也要尽力把它忘掉。你要知道，我们人类的脑子，所能记住的东西是有限的。总有一天，当你要增加新知识的时候，就会忘掉以前所熟悉的东西。所以最重要的是，不要让一些无用的知识把有用的知识挤出去。”

“但是，那可是太阳系的问题啊！”我分辩说。

“这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不耐烦地打断我的话，“你说我们是绕着太阳走的，即使我们是绕着月亮走，这与我或我的工作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时，我几乎就要问他，他的工作究竟是干什么。但我从他的态度中看出来，这也许会引起他的不高兴。所以，我不再说话了。

福尔摩斯的小提琴拉得很出色，但也有些古怪之处。他能拉出一些曲子，而且还是一些很难拉的曲子。黄昏时，他靠在扶手椅上，信手拨弄着小提琴。琴声有时高亢而忧郁，有时古怪而欢畅。对于他那些刺耳的独奏，我感到非常不耐烦。如果

他不是常常在这些曲子之后，接连拉上几支我喜爱的曲子，我可真要暴跳如雷了。

在我们搬进新居之后的头一两个星期内，没有人来拜访我们。我还以为福尔摩斯也像我一样，没有朋友呢。但不久我就发现他有许多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相识。其中有一个面色发黄、獐头鼠目的人，福尔摩斯介绍说他是雷斯垂德先生。其他的人里，既有时髦的年轻姑娘，又有头发灰白、衣衫褴褛的小贩，还有白发苍苍的绅士等等各种不同的人物。

每当来客人的时候，福尔摩斯总是请求使用起居室。他对给我带来的不便，常常道歉："我不得不利用这间起居室作为办公的地方，因为他们都是我的顾客。"这时，我又很想问他的职业，但为了谨慎起见，我还是没有说出口。我想，他不说出他的职业，一定有某种重大的理由。

有一天，我比平时起得早了些。我发现福尔摩斯正在吃早饭，而餐桌没有安排我的座位，我的咖啡也没有准备好。可能是房东太太知道我一向有晚起的习惯，所以没有给我安排。我却毫无道理地发起火来，我不停地按铃，并告诉房东太太我想吃饭了。福尔摩斯一声不响地只管嚼他的面包。我便从桌上拿起一本杂志，借此消磨时间。杂志上有一篇文章，标题下面画了铅笔道儿，我就翻到了这一篇。

文章的标题叫作"生活宝鉴"。它企图说明：一个善于观察的人，要是对他接触的事物进行精确而系统的观察，将会取得很大的收获。作者声称，从一个人瞬间的表情，每一次肌肉的抽动和每一次眼睛的转动，都能推测出他内心深处的想法。根据作者的说法，对一个在观察和分析上训练有素的人来说，"欺




骗”是不可能的事。

作者甚至说，一个逻辑学家不需要亲眼见到或听说过大西洋，他从一滴水就能推测出它有可能存在。作者还教导人们：应该从哪里观察和观察什么。一个人的衣袖、衬衣袖口、靴子和裤子的膝盖部分，以及大拇指与食指之间的手指甲、茧子、表情等等，都能明白地显露出他的职业。

读着读着，我不禁把杂志扔到桌上，大声说：“真是废话连篇！我从没见过如此无聊的文章。”

“哪篇文章？”福尔摩斯问。

“就是这篇文章。”我一边吃早饭，一边用小匙子指着那篇文章说，“我承认这篇文章写得很漂亮，但我认为文章的结论非常荒唐。这显然是一个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懒汉，坐在家里空想出来的一套似是而非的理论。我真想把他关进地下火车的三等车厢里，让他说出车上所有人的职业。我愿意跟他打赌，一千对一的赌注都行。”

“那你输了，”福尔摩斯平静地说，“这是我写的。”

“是你！”我吃惊地说。

“是的，我在观察和推理两方面具有特殊的才能。”福尔摩斯说，“在这篇文章里，我提出的那些理论，在你看来是荒谬绝伦的，但它却非常实际，我就是靠它挣得我这份早饭的。”

“你如何靠它生活？”我不禁问。

“我有我自己的职业。”福尔摩斯说，“我是一个‘咨询侦探’，我想全世界干这种职业的人恐怕只有我一个。在伦敦，有许多官方侦探和私人侦探。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来找我，他们把所有的证据提供给我，我就把他们的错误纠正过来，设法

把他们引入正轨。这样，费用就装进我的口袋里了。雷斯垂德就是一位著名的侦探，最近他被一桩伪造案弄得稀里糊涂，所以才来找我。”

“你的意思是说，”我问，“虽然别人亲眼目睹各种细节，但都无法解决，而你足不出户，就能解答疑难问题吗？”

“一点儿也没错。”福尔摩斯说，“因为我有一种利用直觉分析事物的能力，而且观察能力是我的第二天性。你知道，我有许多特殊的知识，把它们用到案子上，就能使问题迎刃而解。虽然你认为那篇文章里的某些观点十分荒唐可笑，但对我而言却有无比大的价值。我们初次会面的时候，我曾说你到过阿富汗，你好像还很惊讶呢。”

“那一定是有人告诉你的。”我说。

## 案情内外

咨询侦探：高级私人侦探。私人侦探是以接受客户委托，就客户关心的问题开展搜集情报和调查取证的专业情报工作者。他们经官方批准，正式登记注册开业。在欧美等许多国家中，私人侦探的社会地位不次于或仅次于律师。现代侦探公司、侦探社、调查事务所、情报公司等，是非官方情报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最活跃、最富于生机和进取精神。福尔摩斯称自己是一名“咨询侦探”，意思是说自己是官方侦探或其他私人侦探的顾问。

“没那回事。”福尔摩斯说，“在这件事上，我的推理过程是




这样的：‘这一位先生，具有医生的风度，也具有军人的气概。那他显然是个军医。他脸色黝黑，但他手腕的皮肤却黑白分明，说明这并不是他原来的肤色。那他应该是刚从热带回来。他面容憔悴，清楚地说明他曾历尽了艰苦，而且是久病初愈。他左臂受过伤，现在动作还有些僵硬。一个英国的军医在热带历尽艰苦，并且手臂受过伤，还能在什么地方呢？当然只有在阿富汗了。’这一连串的推断，是我的习惯使然，历时不到一秒钟，所以我便脱口说出你到过阿富汗。”

“听你这么一解释，还是相当简单的呢。”我微笑着说。

福尔摩斯对我的评论不置可否，他不停地抱怨着：“这些天来一直没有罪案发生，也没有什么罪犯，干我们这行的人，头脑真是没地方用了。我深知我的才能足以使我成名。从古至今，从来没有人像我这样，在犯罪学上既有天赋又有精湛的研究。但竟然没有罪案可以侦查，顶多是一些幼稚简单的罪案，犯罪动机浅显之极，就连伦敦警察厅的人也能一眼识破。”

听了他这些大言不惭的话，我觉得这个人尽管精明能干，但未免太骄傲了。我想最好还是换个话题。这时，我看到街上有一个体格魁伟、衣着朴素的人正慢慢走着，焦急地寻找着门牌号码。他手中拿着一个蓝色大信封，分明是送信的。于是，我指着他问：“不知道这个人在找什么？’

“你是说那个退伍的海军陆战队的军曹吗？”福尔摩斯说。

“又在吹牛了。他明知我不能证实他的猜测是否正确。”我心中暗想。

这个想法刚从我脑中显现，我就看见那个人在看了我们的门牌号码后，飞快地跑了过来。只听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楼下

有人声音低沉地在说话，接着楼梯上响起了沉重的脚步声。

“这是给福尔摩斯先生的信。”那个人一走进我们的房间，就把那封信交给了福尔摩斯。

我想，这正是挫挫福尔摩斯傲气的好机会。于是，我尽量用温和的声音问：“小伙子，请问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当差的，先生，”那人瓮声瓮气地回答，“我的制服被拿去修补了。”

“你过去是干什么的？”我用略带恶意的目光瞟了福尔摩斯一眼。

“军曹，先生，”那人说，“我在皇家海军陆战队轻步兵队中服务过。”他又转向福尔摩斯，“没有回信吗？先生，好吧，再见。”他碰了一下脚后跟，举手敬礼，然后走出去了。

## 案情内外

英国海军陆战队：隶属英国海军部，是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专业化老牌军队，总人数大约 7000 人。在海军陆战队突击部队中，有一支闻名于世的海军陆战队“康曼德”第三突击旅，组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曾经令德军闻风丧胆，被称为“不列颠奇旅”。20 世纪 60 年代末以后，第三突击旅与荷兰海军陆战队共同组成了英荷两栖部队，每年都要派约 3500 人在严寒荒凉的地区进行为期 3 个月的生存、滑雪、登山、作战、救援等各方面的山地和极地训练。

看到福尔摩斯的推论竟然如此准确，我不禁大吃一惊，对




他的分析能力更加钦佩了。但我仍然怀疑这是他事先布置好的圈套，好捉弄我一下。这时，他已经读完了来信，双眼茫然出神，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你是怎么推断出他是个退伍的海军陆战队的军曹的呢？”我问。

“我没工夫谈这些琐事，”福尔摩斯粗鲁地说，但随即他又微笑着说，“请原谅我的无礼。你打断我的思路了。难道你真的看不出他曾是海军陆战队的军曹吗？”

“真的看不出。”我说。

“这很容易。”福尔摩斯说，“隔着一条街，我就看见他手背上刺着一只蓝色大锚，这是海员的特征。而且他举止又颇有军人的气概。所以，我说他是个海军陆战队队员。至于我说他当过军曹，是因为他的态度有些自高自大，而且带着一些发号施令的神气。从外表上看来，他又是一个既稳健又庄重的中年人。”

“妙极了！”我情不自禁地喊道，对福尔摩斯的解释感到既惊讶又钦佩。

“这也平淡无奇。”福尔摩斯说，但从他的脸上却露出很高兴的表情。“刚才我还说没有罪犯，但看来我错了。看看这个！”他把送来的那封信扔到我面前。

“哎呀，这真可怕！”我草草看了一下，忍不住叫起来。原来这封信是一个名叫特白厄斯·葛莱森的人写来的，他请求福尔摩斯去帮忙。信上说：

昨天晚上，在布瑞克斯顿路的尽头、劳瑞斯顿花园街发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